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张恨水卷

斯人记

张恨水◎著

民國通俗小說典藏文庫·張恨水卷
水說典藏文庫·民國通俗小說典藏文庫·張恨水卷
水說典藏文庫·民國通俗小說典藏文庫·張恨水卷



中国文史出版社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张恨水卷

斯人记

张恨水◎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斯人记 / 张恨水著. —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8. 6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张恨水卷)
ISBN 978 - 7 - 5205 - 0024 - 1

I. ①斯…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现代
IV. ①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11171 号

整 理: 萧 霖

责任编辑: 卢祥秋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23 字数: 388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6.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MINGUO TONGSU XIAOSHUO
DIANCANG WENKU

小说大家张恨水（代序）

张赣生

民国通俗小说家中最享盛名者就是张恨水。在抗日战争前后的二十多年间，他的名字真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即使不识字、没读过他的作品的人，也大都知知道有位张恨水，就像从来不看戏的人也知道有位梅兰芳一样。

张恨水（1895—1967），本名心远，安徽潜山人。他的祖、父两辈均为清代武官。其父光绪年间供职江西，张恨水便是诞生于江西广信。他七岁入塾读书，十一岁时随父由南昌赴新城，在船上发现了一本《残唐演义》，感到很有趣，由此开始读小说，同时又对《千家诗》十分喜爱，读得“莫名其妙的有味”。十三岁时在江西新淦，恰逢塾师赴省城考拔贡，临行给学生们出了十个论文题，张氏后来回忆起这件事时说：“我用小铜炉焚好一炉香，就做起斗方小名士来。这个毒是《聊斋》和《红楼梦》给我的。《野叟曝言》也给了我一些影响。那时，我桌上就有一本残本《聊斋》，是套色木版精印的，批注很多。我在这批注上懂了许多典故，又懂了许多形容笔法。例如形容一个很健美的女子，我知道‘荷粉露垂，杏花烟润’是绝好的笔法。我那书桌上，除了这部残本《聊斋》外，还有《唐诗别裁》《袁王纲鉴》《东莱博议》。上两部是我自选的，下两部是父亲要我看的。这几部书，看起来很简单，现在我仔细一想，简直就代表了我所取的文学路径。”

宣统年间，张恨水转入学堂，接受新式教育，并从上海出版的报纸上获得了一些新知识，开阔了眼界。随后又转入甲种农业学校，除了学习英文、数、理、化之外，他在假期又读了许多林琴南译的小说，懂得了不少描写手法，特别是西方小说的那种心理描写。民国元年，张氏的父亲患急症去世，家庭经济状况随之陷入困境，转年他在亲友资助下考入陈其美主持的蒙藏垦殖学校，到苏州就读。民国二年，讨袁失败，垦殖学校解散，

张恨水又返回原籍。当时一般乡间人功利心重，对这样一个无所成就的青年很看不起，甚至当面嘲讽，这对他的自尊心是很大的刺激。因之，张氏在二十岁时又离家外出投奔亲友，先到南昌，不久又到汉口投奔一位搞文明戏的族兄，并开始为一个本家办的小报义务写些小稿，就在此时他取了“恨水”为笔名。过了几个月，经他的族兄介绍加入文明进化团。初始不会演戏，帮着写写说明书之类，后随剧团到各处巡回演出，日久自通，居然也能演小生，还演过《卖油郎独占花魁》的主角。剧团的工作不足以维持生活，脱离剧团后又经几度坎坷，经朋友介绍去芜湖担任《皖江报》总编辑。那年他二十四岁，正是雄心勃勃的年纪，一面自撰长篇《南国相思谱》在《皖江报》连载，一面又为上海的《民国日报》撰中篇章回小说《小说迷魂游地府记》，后为姚民哀收入《小说之霸王》。

1919年，五四运动吸引了张恨水。他按捺不住“野马尘埃的心”，终于辞去《皖江报》的职务，变卖了行李，又借了十元钱，动身赴京。初到北京，帮一位驻京记者处理新闻稿，赚些钱维持生活，后又到《益世报》当助理编辑。待到1923年，局面渐渐打开，除担任“世界通讯社”总编辑外，还为上海的《申报》和《新闻报》写北京通讯。1924年，张氏应成舍我之邀加入《世界晚报》，并撰写长篇连载小说《春明外史》。这部小说博得了读者的欢迎，张氏也由此成名。1926年，张氏又发表了他的另一部更重要的作品《金粉世家》，从而进一步扩大了他的影响。但真正把张氏声望推至高峰的是《啼笑因缘》。1929年，上海的新闻记者团到北京访问，经钱芥尘介绍，张恨水得与严独鹤相识，严即约张撰写长篇小说。后来张氏回忆这件事的过程时说：“友人钱芥尘先生，介绍我认识《新闻报》的严独鹤先生，他并在独鹤先生面前极力推许我的小说。那时，《上海画报》（三日刊）曾转载了我的《天上人间》，独鹤先生若对我有认识，也就是这篇小说而已。他倒是没有什么考虑，就约我写一篇，而且愿意带一部分稿子走。……在那几年间，上海洋场章回小说走着两条路子，一条是肉感的，一条是武侠而神怪的。《啼笑因缘》完全和这两种不同。又除了新文艺外，那些长篇运用的对话并不是纯粹白话。而《啼笑因缘》是以国语姿态出现的，这也不同。在这小说发表起初的几天，有人看了很觉眼生，也有人觉得描写过于琐碎，但并没有人主张不向下看。载过两回之后，所有读《新闻报》的人都感到了兴趣。独鹤先生特意写信告诉我，请我加油。不过报社方面根据一贯的作风，怕我这里面没有豪侠人物，会对

读者减少吸引力，再三请我写两位侠客。我对于技击这类事本来也有祖传的家话（我祖父和父亲，都有极高的技击能力），但我自己不懂，而且也觉得是当时的一种滥调，我只是勉强地将关寿峰、关秀姑两人写了一些近乎传说的武侠行动……对于该书的批评，有的认为还是章回旧套，还是加以否定。有的认为章回小说到这里有些变了，还可以注意。大致地说，主张文艺革新的人，对此还认为不值一笑。温和一点的人，对该书只是就文论文，褒贬都有。至于爱好章回小说的人，自是予以同情的多。但不管怎么样，这书惹起了文坛上很大的注意，那却是事实。并有人说，如果《啼笑因缘》可以存在，那是被扬弃了的章回小说又要返魂。我真没有料到这书会引起这样大的反应……不过这些批评无论好坏，全给该书做了义务广告。《啼笑因缘》的销数，直到现在，还超过我其他作品的销数。除了国内、南洋各处私人盗印翻版的不算，我所能估计的，该书前后已超过二十版。第一版是一万部，第二版是一万五千部。以后各版有四五千部的，也有两三千部的。因为书销得这样多，所以人家说起张恨水，就联想到《啼笑因缘》。”

不论张氏本人怎样看，《啼笑因缘》是他最有影响的作品，这一点毫无疑问，可以随便举出几件事来证明。《啼笑因缘》发表后，被上海明星公司拍成六集影片，由当时最著名的电影明星胡蝶主演，同时还被改编为戏剧和曲艺，在各地广泛流传；再有《啼笑因缘》被许多人续写，迫使张氏不得不改变初衷，于1933年又续写了十回，张氏在《我的写作生涯》中说：“在我结束该书的时候，主角虽都没有大团圆，也没有完全告诉戏已终场，但在文字上是看得出来的。我写着每个人都让读者有点儿有余不尽之意，这正是一个处理适当的办法，我绝没有续写下去的意思。可是上海方面，出版商人讲生意经，已经有好几种《啼笑因缘》的尾巴出现，尤其是一种《反啼笑因缘》，自始至终，将我那故事整个地翻案。执笔的又全是南方人，根本没过黄河。写出的北平社会真是也让人又啼又笑。许多朋友看不下去，而原来出版的书社，见大批后半截买卖被别人抢了去，也分外眼红。无论如何，非让我写一篇续集不可。”这种由别人代庖的续作，出书者至少有四种：惜红馆主《续啼笑因缘》、青萍室主《啼笑因缘三集》、康尊容《新啼笑因缘》和徐哲身《反啼笑因缘》。虽然远不如《红楼梦》续作之多，但在民国通俗小说中已经是首屈一指了。张氏在《我的小说过程》一文中还说：“我这次南来，上至党国名流，下至风尘少

女，一见着面便问《啼笑因缘》。这不能不使我受宠若惊了。”

《啼笑因缘》使张氏名声大振，约他写稿的报刊和出版家蜂拥而至，有的小报甚至谣传张氏在十几分钟内收到几万元稿费，并用这笔钱在北平买下了一所王府，自备一部汽车。这自然不是事实，但张氏当时收到的稿酬也有六七千元，的确不能算少。这样，他就可以去搜集一些古旧木版小说，想要作一部《中国小说史》。就在此时，日寇侵华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张氏的希望随之化为泡影。作为一位爱国的作家，在国难当头的状况下自不会沉默，张恨水在1931至1937的几年间，先后写了《热血之花》《弯弓集》《水浒别传》《东北四连长》《啼笑因缘续集》《风之夜》等涉及抗敌御侮内容的作品。

1934年，张恨水到陕西和甘肃走了一遭，此行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张氏在《我的写作生涯》中说：“陕甘人的苦不是华南人所能想象，也不是华北、东北人所能想象。更切实一点地说，我所经过的那条路，可说大部分的同胞还不够人类起码的生活。……人总是有人性的，这一些事实，引着我的思想起了极大的变迁。文字是生活和思想的反映，所以在西北之行以后，我不讳言我的思想完全变了，文字自然也变了。”此后，他写了《燕归来》，以描写西北人民生活的惨状。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张恨水取道汉口，转赴重庆，于1938年初抵达，即应邀在《新民报》任职。抗战八年间，他除去写了一些战争题材的小说外，还有两种较重要的作品，即《八十一梦》和《魍魉世界》（原名《牛马走》），均先于《新民报》连载，后出单行本。抗战胜利，张氏重返北平，担任《新民报》经理，此后几年他写了《五子登科》等十来部小说，但均未产生重大影响。1948年底，张氏辞去《新民报》职务。1949年夏，他患脑溢血，经过几年调治，病情好转，张氏便又到江南和西北去旅行。1959年，张氏病情转重，至1967年初于北京去世，终年七十三岁。

张恨水一生写了九十多部小说，印成单行本的也在五十种左右。说到张氏作品的总特色，一般常感到不易把握，因为他总在不断地变。其实，这“变”就正是张恨水作品最鲜明的总特色。

张恨水是一个不甘心墨守成规的人，他好动不好静，敢于否定自己，这正是作为开创者必须具备的素质。读一读张氏的《我的写作生涯》，就会发现他总是在讲自己的变，那变的频繁、动因的多样，在民国通俗小说作家中实属仅见。……待到《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相继问世，张恨水

的名声已如日中天，他在思想上的求新仍未稍解，他说：“我又不能光写而不加油，因之，登床以后，我又必拥被看一两点钟书。看的书很拉杂，文艺的、哲学的、社会科学的，我都翻翻。还有几本长期订的杂志，也都看看。我所以不被时代抛得太远，就是这点儿加油的工作不错。”

追求入时，可说是张恨水的一贯作风，不仅小说的内容、思想随时而变，在文字风格上也不断应时变化。仅就内容、思想方面的变化而言，在民国通俗小说作家中也很常见，说不上是张氏独具的特色，但在文字风格上也不断变化，就不同于一般了。张氏在《我的写作生涯》中经常提到这方面的事例，譬如他曾提及回目格式的变化，他说：“《春明外史》除了材料为人所注意而外，另有一件事为人所喜于讨论的，就是小说回目的构制。因为我自小就是个弄辞章的人，对中国许多旧小说回目的随便安顿向来就不同意。即到了我自己写小说，我一定要把它写得美善工整些。所以每回的回目都很经一番研究。我自己削足适履地定了好几个原则。一、两个回目，要能包括本回小说的最高潮。二、尽量地求其辞藻华丽。三、取的字句和典故一定要是浑成的，如以‘夕阳无限好’，对‘高处不胜寒’之类。四、每回的回目，字数一样多，求其一律。五、下联必定以平声落韵。这样，每个回目的写出，倒是能博得读者推敲的。可是我自己就太苦了……这完全是‘包三寸金莲求好看’的念头，后来很不愿意向下做。不过创格在前，一时又收不回来。……在我放弃回目制以后，很多朋友反对，我解释我吃力不讨好的缘故，朋友也就笑而释之，谓不讨好云者，这种藻丽的回目，成为礼拜六派的口实。其实礼拜六派多是散体文言小说，堆砌的辞藻见于文内而不在回目内。礼拜六派也有作章回小说的，但他们的回目也很随便。”再譬如他在谈及《金粉世家》时说：“以我的生活环境不同和我思想的变迁，加上笔路的修检，以后大概不会再写这样一部书。”诸如此类的变化不胜列举。

张氏的多变还体现在题材的多样化。他说：“当年我写小说写得高兴的时候，哪一类的题材我都愿意试试。类似伶人反串的行为，我写过几篇侦探小说，在《世界日报》的旬刊上发表，我是一时兴到之作，现在是连题目都忘记了。其次是我写过两篇武侠小说，最先一篇叫《剑胆琴心》，在北平的《新晨报》上发表的，后来《南京晚报》转载，改名《世外群龙传》。最后上海《金刚钻小报》拿去出版，又叫《剑胆琴心》了。”第二篇叫《中原豪侠传》，是张氏自办《南京人报》时所作。此外，张氏还

写过仿古的《水浒别传》和《水浒新传》，他说：“《水浒别传》这书是我研究《水浒》后一时高兴之作，写的是打渔杀家那段故事。文字也学《水浒》口气。这原是试试的性质，终于这篇《水浒别传》有点儿成就，引着我在抗战期间写了一篇六七十万字的《水浒新传》。”“《水浒新传》当时在上海很叫座。……书里写着水浒人物受了招安，跟随张叔夜和金人打仗。汴梁的陷落，他们一百零八人大多数是战死了。尤其是时迁这路小兄弟，我着力地去写。我的意思，是以愧士大夫阶级。汪精卫和日本人对此书都非常地不满，但说的是宋代故事，他们也无可奈何。这书里的官职地名，我都有相当的考据。文字我也极力模仿老《水浒》，以免看过《水浒》的人说是不像。”再有就是张氏还仿照《斩鬼传》写过一篇讽刺小说《新斩鬼传》。张恨水的一生都在不停地尝试，探寻着各色各样的内容及表达方式，他甚至也写过完全以实事为根据、类似报告文学的《虎贲万岁》，也写过全属虚幻的、抽象的或象征性的小说《秘密谷》，他的作风颇有些像那位既不愿重复前人也愿重复自己的现代大画家毕加索。

张恨水写过一篇《我的小说过程》，的确，我们也只有称他的小说为“过程”才名副其实。从一般意义上讲，任何人由始至终做的事都是一个过程，但有些始终一个模子印出来的过程是乏味的过程，而张氏的小说过程却是千变万化、丰富多彩的过程。有的评论者说张氏“鄙视自己的创作”，我认为这是误解了张氏的所为。张恨水对这一问题的态度，又和白羽、郑证因等人有所不同。张氏说：“一面工作，一面也就是学习。世间什么事都是这样。”他对自己作品的批评，是为了写得越来越完善，而不是为了表示鄙视自己的创作道路。张氏对自己所从事的通俗小说创作是颇引以自豪的，并不认为自己低人一等。他说：“众所周知，我一贯主张，写章回小说，向通俗路上走，绝不写人家看不懂的文字。”又说：“中国的小说，还很难脱掉消闲的作用。对于此，作小说的人，如能有所领悟，他就利用这个机会，以尽他应尽的天职。”这段话不仅是对通俗小说而言，实际也是对新文艺作家们说的。读者看小说，本来就有一层消遣的意思，用一个更适当的说法，是或者要寻求审美愉悦，看通俗小说和看新文艺小说都一样。张氏的意思不是很明显吗？这便是他的态度！张氏是很清醒、很明智的，他一方面承认自己的作品有消闲作用，并不因此灰心，另一方面又不满足于仅供人消遣，而力求把消遣和更重大的社会使命统一起来，以尽其应尽的天职。他能以面对现实、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工作，

在局限中努力求施展，在必然中努力争自由，这正是他见识高人一筹之处，也正是最明智的选择。当然，我不是说除张氏之外别人都没有做到这一步，事实上民国最杰出的几位通俗小说名家大都能收到这样的效果，但他们往往不像张氏这样表现出鲜明的理论上的自觉。

张恨水在民国通俗小说史上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大作家，他不仅留下了许多优秀的作品，他一生的探索也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可贵的经验。

自序

这篇《斯人记》，是在我写第一次百万字《春明外史》之后，跟着写的。那个时候，我在北平《世界日报》当编辑，编日刊和晚刊的副刊，一面编一面写，根本谈不上什么著述，只是想法子填空白而已。既是填空白，所以驾轻就熟，就挑这种现成的社会材料写，全篇只要打个模糊的轮廓，以后就可以逐日随意下笔，不费多大手脚。我原序里说：“描写社会琐事，以博朋友笑谑。”那倒是不折不扣的真话。其实更坦白地说一句，就是偷懒。

这种社会章回小说，从最远说，应该是以《儒林外史》为始祖。清朝末年，这类作品风行一时，直到“五四”前后，其风未戢，我必须承认，是受了这个影响，并承袭了这个作风。这种作风最崇高的境界是暴露黑暗，意义是消极的，若以近代评衡文字的目光来看，殊不能达到建设或革命的目的。我的《春明外史》和这篇《斯人记》，以及《春明新史》《新斩鬼传》，甚至最近所作的《牛马走》（《魍魉世界》）等篇，都走的是这一条路。我并不是孜孜不倦，好走这一条路，就是上面所说的取巧与偷懒。为什么取巧与偷懒呢？因为一般做编辑的人所写的小说，是没有稿费的（此说以往，现在有点儿不同），不是腾出另一番工夫来作小说，作小说的工夫，都包括在编稿子里面，他只有图个大体上说得过去，就这样交卷了。

但我一部分小说，虽走的是这一条路，而生活的反映及环境的条件许可下，作风又略有分别。例如《春明外史》，多少可以写点儿北京政府的丑态。而《斯人记》就不然，那时所描写的社会，依然是北方政治黑暗的年月，新闻记者随时有遭祸害的可能。我只能写我的朋友，以及我朋友之朋友的故事，俾使大家看了，“以资笑谑”而已。

这篇《斯人记》开始写的日子我已记不清楚。报上登载约两年多。结

束以后，我也就算了。后来到了二十五年，我在南京办《南京人报》，社中朋友怂恿我印单行本。好在自己有印刷，自己有纸，并不费事，我就印了三千本，分送朋友和《南京人报》的读者，还是“以资笑谑”的意味。去年《万象周刊》社向我商量，翻印这本书，这倒也无所谓，人事的延误，很久没有出书。最近百新书店在西安买到一部署名我作的《京尘影事》，是沦陷区书商盗印的，拿来我看，也要我出书，我哪里作过这部书，很疑惑。及至打开来一看，就是把《斯人记》割裂改名出版的。一经割裂，自然是更不成样子，大令我啼笑皆非。他们就说了，与其让人出改装品，你何不把真的拿出来，多少减却你一点儿盛德之累？我想，盛德是谈不上的，我向来看我是个起码文人。拿真的出来，自然是可以，还是“以资笑谑”吧！这是这书后方重版之由来。

此外，我有点儿感想。我校阅原书一遍，我回想在当年北京政府之下，何以首善之区生活是这样糜烂，连我自己在内，也没有一丝一毫振作的精神？所谓朋友，所谓朋友之朋友，不是大夫阶级，却是士的阶级。中国立国的精神，向来在士气，《斯人记》对北平士气，虽未完全描写出来，大概只有很少数是例外。大部分士，只是捧戏子逛窑子酒食征逐。上焉者，也不过逛公园喝茶，弄弄风月文艺。而娼家和大鼓娘之类，却成了社会趣味的中心。在这一个角度去看政治，那真是中国不亡，是无天理。

这里面所写的朋友、朋友之朋友，不用说，继续糜烂下去的，自然，到了今日，成为沦陷区的人渣。但也不少经过一番磨炼幡然觉悟的，于今在前方与后方都对抗战有所尽力。那些人渣值不得提。这本书，或者有人看到，觉得我也在这种环境下混过，那么，这滋味是不堪回忆了的。我们一同忏悔吧！

三十三年十一月初序于重庆南温泉

张恨水

目 录

小说大家张恨水（代序）	张赣生	1
自序		1
江亭秋		1
第一回 生女别妍媸疗贫学曲 得人在妩媚送笑登龙		6
第二回 赞梅菊齐芳艺名突起 得芝兰并座佳运频来		22
第三回 失宠作良图帮闲早约 辍歌惜小别快睹先临		37
第四回 深夜喜犹来听歌当课 微波惊乍托献寿封金		50
第五回 虎髯一掀情天嗟莫补 花丛三顾长夜喜能狂		65
第六回 荡子金多驱车购彩锦 美人计巧破梦索钻环		81
第七回 凄怨十阕词斯人有迹 风流一席话和尚多情		95
第八回 绮语难忘买书怜佛子 芳名重晤问字过诗家		108
第九回 顾曲看奇人随声喝彩 惊寒怜知己寄字赠袍		123
第十回 下顾感分金清歌永诀 投怀能作态约指双收		137

第 十 一 回	大妇千里来一筹莫展 新人数朝去四大皆空	152
第 十 二 回	一席冠裳无言做俗客 满城风雨努力苦寒儒	165
第 十 三 回	书不疗贫无钱难赎命 花如解语有酒可浇愁	180
第 十 四 回	生女耀门楣闺阁侧目 迎宾易冠服鸡犬皆仙	197
第 十 五 回	冒雨过荒丘寻盟黑夜 飞笺谑文友盛会华堂	212
第 十 六 回	十日沉吟衣香如未去 两番晤对心影证无言	225
第 十 七 回	三次走奔车忙中得趣 双方佩珍物戏外传奇	239
第 十 八 回	联袂闲游蹑踪作幻想 倚栏小立拾帕赏余香	253
第 十 九 回	传扇令人怜为花请命 迎门留客坐代父宣劳	267
第 二 十 回	订约不忘典裘供小叙 结交有术敷粉发奇谈	280
第二十一回	计钞做东席前佯骂酒 解围共座案下巧传音	292
第二十二回	事料几分试衣问良母 心倾一见登门访少年	307
第二十三回	璧合中西室家增负担 风同上下闺闷苦周旋	319
第二十四回	料理新篇断剪京华梦 商量旧事来看蝴蝶图	333

江 亭 秋

——本书发端

（生侧帽青衫）诗云：“风定雁行收，云高淡欲流。寒园三日别，落木一城秋。”小生，姓梁名雪崖，别字寒山。生长绿杨洲下，家住黄叶村边。就传书剑，鲤庭忆问对之年；身似梧桐，风尘倦轮蹄之影。江南久别，燕北羁留，说不上什么落拓江湖，实在也就难传楮墨。只因幼耽吟咏，略谙词章，因此寄居春明，砚田自给。任空四壁，相如原自无家；便隐三年，祢衡终算有刺。好在小生鷁鹑之志，不求高枝；鼯鼠之谋，不过一饱。因是笔头所入，除供奉甘旨而外，他无足念。不过文人结习之未忘，牢骚每形于言外，忍俊不禁，发为韵语。此间二三文人，有意推袁，逢人说项，居然以诗人二字相赠。愧不敢当，私还自慰。可怪者，莫道青衫薄福，尽有红粉怜才，许多咏絮名姝，愿做随园弟子。只是未脱青衫，犹摩黄卷，何曾我老，敢谢人师！其中只张梅仙女士，真诚知己，绝异俗人，不畏瓜李之嫌，竟订金兰之契。两岁以来，游屐不断，诗钵频催。岂是客里奇逢，也算人生清福了。

〔南吕一剪梅〕莫问青衫旧酒痕，春也愁人，秋也愁人，可怜知己属倾城，风絮前因，花月前身。今日天色晴朗，秋气扑人。恰好万姓腾欢，又是双佳节。梅仙也曾有约，命我在中山公园相候。来此已是格言亭，还不见梅仙到来。且上亭子去，看一看古哲格言，聊以消遣。

（旦刷鬓浓妆上）诗云：“不见诗消息，黄花开也迟。两眉秋意绪，除是故人知。”奴，张梅仙。海外飘鸿，人前孤鹤。全家抱端木之遗风，独我留春水之词裔。因是不辞漂泊，就学旧都；尚甘寂寥，未联新雨。一腔女儿幽怨，只在心中；十分游子情怀，还绕膝下。咳！也是我未能免俗，终日情痴。曾因读江南梁寒山之大作，引为神交。偶寄诗简，便成知己。

只是吾人不生有情之天，各抱难言之隐。半做师生，谊联手足。所幸梁兄虽似槁木死灰，而却循循善诱，岂唯不愧屋漏，犹能借助他山，佩感之余，情好弥笃。今因国庆，各有一日余暇。我知梁兄身家不遇，事业全灰，每遇佳节，更增烦恼。特约其同上江亭，借忘忧闷。我一个女儿家，对此环境，无可奈何，只得如此。你看，梁兄徘徊亭上，已自候我多时了。

一点秋心半未明，道是无情，正是多情。相逢一样说飘零，爱也何曾，怜也何能？

（旦微笑介）梁兄久候了。（生）梅仙，我怕你读书甚勤，要爽约哩。（旦指石柱格言介）梁兄，你看那上面的格言：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生）前言戏之耳。今天天安门庆祝大会，万人空巷，此间相去咫尺。你看人山人海，热闹过甚，不是我们清谈之所。（旦）我倒早有个计划了，际此天高气清，何不到陶然亭去一游？（生）那地方只是一片荒地，几间破庙，有什么可游之处？（旦）现在时已暮秋，那万顷寒芦，必已飞花作絮，当然有一派清趣。我们只图耳根清净，痛快一谈，管它什么破庙！（生笑介）只卿才是解人。（旦微笑）余子何堪共语？（生旦同行介，绕场复上。）（生）梅仙，你看，一带古城，双株残柳，好不清凉也。

〔绣带儿〕长空里几行雁影，残秋画出归程。孤城下几个荒亭，寒林处几处低坟，凄凉。

（旦）不要说那种颓丧的话，不要做那种颓丧的思想。梁兄，你看哪。

〔太师引〕万顷黄芦连小径，却斜掩白杨半层。风初定，都无市声，是何处暮笳突起孤城？

（旦）情景是萧疏之极了。这一片军号之声，好不令人心弦震荡也！

〔懒画眉〕地僻途荒没人行，怎奈秋声到处听，心中兀自吃虚惊。将一片幽心幻此情。

（生）梅仙，你为何恁地慢？（旦笑介）这个地方，冷清清的，四顾无人，遍地荒冢，我有些胆怯。（生叹介）你不见古人有叹骷之篇、秋坟之咏吗？你我现在怕坟，终久也是坟中之人哪！

〔絨絨箱〕你休为鬼境锁眉颦，我却爱凄凉风景。把凄凉今日消磨惯，到来日凄凉看得轻。君须省，只这万家宫阙，常变作一片秋坟。

（旦笑介）梁兄言之诚是，我心地坦然了。这里万芦成海，一径通幽，